

第五十四课 广传教法与工布查布之历史论辩

〔财旺诺布 约 50-53 岁（1747-1750 前后）·与工布查布书信论辩 | 地点：拉萨·传法各地〕

上一堂课提到，财旺诺布开始向许多信众传法，也与一些学者、尤其是特别讲到的工布查布有书信往来。这在学界是很重要的文献，历史上也非常重要。虽不知工布查布的学识究竟到什么程度，但从财旺诺布寄给工布查布的书信里可看出，他对历史方面有非常高的学识能力，问的每一个问题都非常刁钻，可说每一个都能写出一整本书、都可作一个专门的研究题材，非常难。

所以工布查布没给祂回信，要么是这封信、这文献遗失了，但财旺诺布其他所有相关资料里都没提到收到工布查布的回信，所以要么是送信的人贪图了信所附带的黄金（有把黄金跟信一起寄过去），要么是寄到了、工布查布无法回答就放着了，不清楚。但工布查布应该不会看不起祂，因为他毕竟是章嘉大师的大弟子，在章嘉大师座下应该也听过很多财旺诺布的事情。

看第三世章嘉大师的传记，他对祂又尊敬又忌惮——非常忌惮祖师的法力。所以后来很多事件，皇帝问他「这是谁的化身」，章嘉大师第一个想到的都是财旺诺布，觉得只有祂才有那么大的神通法力去做一些一般俗人无法理解的事。

工布查布虽在清朝被称为那时代清廷学识最渊博的学者、能精通四到五种语言、翻译了几个很有影响力的著作，但其中一个著作、即翻译五台山的《圣地志》。五台山的《圣地志》，过去有一些翻译，也有一些学者写过，比如八思巴大师当国师期间特别写了关于五台山的一个吉祥赞，赞里就形容了五台山圣地的面貌。

另外，第三世章嘉大师在 1767、68 年之后也写了一部《清凉山圣地志》，不过这应是翻译的版本。后来章嘉大师的大弟子土观大师，他自己著作里也提到，他们本来看的是过去所写的《五台山释字》，但内容过于简单；另一部翻译成汉文的、里面翻译错的东西很多，所以恳请章嘉大师重新写了一部详细的五台山释字。

他这里讲的「翻译成汉文里面错误繁多、晦涩难懂」，应该指的就是工布查布翻译的那个版本。因为在章嘉大师 1767 年之前比较重要的一个版本，就是工布查布依据五台山释字的汉文版转译成藏文的。财旺诺布也听闻工布查布翻译了这版本，所以书信里也提到，可不可以把他翻译的版本给祂阅览观摩一下。

不过好险也许没寄过去给祂，否则祖师看了可能也会不高兴、觉得上面怎么那么多错误。总之，除了五台山释字这版本被后来土观大师批评外，其他部分还可以，至少没太多人批评。

但五台山释字的内容比较偏近故事的记述，若这种故事记述的翻译都有很多错误，那翻译佛经或其他内容更深邃、名词更繁杂的东西，照这样看，工布查布的翻译能力也许不那么强，或者说他在藏文翻译上不那么专精——他很博学，但不是每一个都很专精。

后来最著名的五台山誓志藏文版，是由一位蒙古翻译师、大概十九世纪的尼加纳希拉曼自己翻译的《五台山誓志集明镜》，成为后来西藏关于五台山的文献里最著名、也最被认可的版本。今天继续往下说。这里提到「人王法王颇罗鼐因宿业与净因所感，颈部生出俗称驼峰之肿块，不久之后便去世了，王位由其子继承」。

这里讲的「人王法王」，就是上堂课提到他对颇罗鼐王的尊敬称呼：一方面肯定他在佛教与政治方面的贡献——政治上他平息了各种战乱、稳固了整个西藏政局，不愧为「人王」之名；再者，他对后来佛教尤其旧译派传承的弘扬复兴与建筑修复做了很大贡献，又以自己全部家产大量、无偿地印制大藏经、分发给很多寺庙——这是颇罗鼐真正了不起的地方。

他自己可以过荣华富贵的生活，但从年轻到老，有一件事永远没中断，就是不断布施供养，把所有得来的财产全拿去布施供养；只要发生什么事、想解决什么大事，他会做更大的布施供养，甚至为圆满这些广大善行还到处贷款、借钱、乞讨，凑齐后再全拿去做，所以在这部分，财旺诺布也尊他为「法王」，即他对教法的贡献。

他往生的事件没有很多明确记载，除祂与其他一些大师有提到外，现在能看到的西藏、蒙古文献档案里，都没特别保留关于颇罗鼐往生的圣旨或官方文件。

目前能看到的，是给颇罗鼐的孩子珠尔默特那木札勒的一份谕旨，由驻藏大臣颁发，里面提到是皇帝从军机处寄来敕封的，要求钦差驻藏大臣去向珠尔默特那木札勒降旨：「郡王颇罗鼐因颈疮病故而往生，由那木札勒继承其父郡王的爵位。」

」当然，这边祂的传记里提了祂是宿业与净因所感——宿业可能是颇罗鼐过去杀生的罪业，再加上所谓净因，可能是为平定战乱、自己也发动了很多战役、杀了很多（虽然杀的也有一些是坏人）。但不管善恶业都要承担果报，所以不知是不是因杀了一些人、砍头的原因，他脖子上才长了这颈部肿瘤而死亡，这也是很大的可能。

因果轮回丝毫不爽，不会因为我们做什么就不用承担果报。但这算是比较小的果报，因为从文件看，虽然颇罗鼐长了这肿块，但并没有说祂有非常挣扎痛苦，而且里面提到是生出肿块不久之后就去世，代表痛苦时间很短暂，没有久病、没有挣扎很久，这也算一种好的果报了。大部分是若得了很严重的病、又死不了、每天非常痛苦地挣扎、拖很多年，那种是业报非常大的。

所以颇罗鼐虽有杀生的罪业，但也许因祂很多是为教法贡献、为老百姓安宁，所以恶业没持续很久、感受的痛苦也不多，某种程度算是一种善终。后面「王位由其子大力巴特尔继承」，这里讲的「大力巴特尔」不是人名，而是过去清朝的一个尊称与官衔的组合。

「摩吉」是人主、君主、人中之尊的意思，大部分指王室家族成员里的领导者；「大力巴特尔」其实是蒙语与满语的混合，即蒙语讲的「台吉」、满语讲的「巴特尔」，是同样的意思，代表如大海般勇猛的英雄，是一个官衔称号。这边提的最主要还是后来的儿子那木札勒。

但颇罗鼐的儿子不止一个，他最主要、也是自己最喜欢的，是大儿子珠尔默特策布登——以清朝的翻译叫「朱尔墨特彻布登」，意思是「不变受命坚固」。虽然给他这样的名称，但这大儿子没活很长，比较可惜。早期，颇罗鼐最倾向、最喜欢、也认为最有出息的儿子就是这大儿子策布登，因为他是跟着父亲颇罗鼐四处征讨的。

像 1727 到 1728 年西藏发生的卫藏战争、导致当时总理康济鼐被杀，颇罗鼐起兵讨伐时，策布登就跟随父亲一起东征、到处征战，并展现出非常卓越超群的军事指挥能力。以至于后来这事之后，除了他父亲颇罗鼐被撤封外，他也得到很多奖赏，包括清朝中央与西藏政权都给他赐予「台吉」的封号，就是这时获得的。

当然小儿子们应该也同时获得，但最主要是大儿子策布登获得这样的封号。之后，隔一年又发生阿里地区的动乱：当时清朝与颇罗鼐政权想阻止新疆那边准噶尔汗国由西面边疆突袭西藏、把西藏作为战略重地的计划，为防止这事，整个阿里地区的军权全交由大儿子策布登掌管。

他掌管后，展现了非常强大的军事能力，在阿里地区驻守长达近二十年，布下阿里藏军的严密防御网，不仅防范准噶尔军入侵，还建立起强大的军事情报网络，将清朝与颇罗鼐政权的情报工作人员派驻到克什米尔、拉达克的边境地区，能随时向清廷与西藏政府传达周围所有国家的变动，成为当时边疆防务的核心支柱，是个非常厉害的人才。

所以不管西藏政府、清廷还是颇罗鼐，大家心里都认定策布登一定是颇罗鼐的第一继承人，没有任何怀疑。但也许因他不断四处征讨的杀业影响、又或被派留在边疆气候不好，导致最终大约 1740 几年时，策布登身体开始出现问题、状况越来越差。

虽然他也娶妻生子，但他是个很虔诚的佛教徒、跟他爸爸一样，很喜欢穿喇嘛的衣服，也常去拜访高僧大德求法、自己也很努力修法，所以据说他后来比较倾向于做一个修行人、对政治没那么多兴趣。也在这之后，颇罗鼐的第二个儿子、即前面讲的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趁势崛起，开始担任藏军的总司令。据说他性格非常强悍，管理数千蒙古骑兵，有军事强人的风格。

此后大约后十年左右，颇罗鼐考量到为稳定政权，决定打破传统，没让策布登拥有继承权，改立那木札勒为继承人，得到乾隆皇帝的正式批准。到 1747 年左右颇罗鼐往生后，那木札勒继位成为西藏总理。但刚上任的那木札勒非常忌惮他哥哥策布登，因为他想：虽然自己已当上王，可哥哥一样有能力。

他对哥哥应该很不了解——哥哥长年镇守边疆、两人没什么往来——所以一直以为哥哥也是个军事强人、怕他跟自己争天下，觉得他手握阿里重兵、又有合法继承人的名分，所以对他起了很严重的猜疑。

此后，那木札勒多次向清朝驻藏大臣与乾隆皇帝诬告策布登，指控他在阿里为非作歹、封锁商道、压迫寺院、私自出兵，想逼清朝去废黜逮捕策布登，但都被驻藏大臣与清廷弹劾、压下来了。一直到 1750 年左右、即乾隆十五年，策布登在阿里突然生病死亡。这时那

木札勒才释怀、放弃了对哥哥的怀疑，对外说「我们兄弟感情坚稳如山」，又为哥哥举办了非常隆重的丧礼。

但清廷后续对那木札勒进行了一系列调查，在调查的罪状报告中特别提出，他们怀疑1750年策布登的死亡不是正常病死，而是那木札勒为除去后顾之忧、密谋派人毒杀或暗杀了哥哥。当然最终没有确切证据，但当时的调查人员写下了这样的判断。

西藏文献里就有一份乾隆四十三年文书，是关于后来策布登的儿子继承席位的情况——因为后来那木札勒发生了很多事，最终被诛杀了。怎么回事呢？这是1750年11月左右发生的「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之乱」与驻藏大臣殉国事件。当时的背景是，乾隆皇帝派驻的驻藏大臣叫拉布敦，还有另一个叫傅清。傅清是乾隆皇帝岳父李荣保的次子，也就是孝贤皇后的弟弟傅恒的兄长。

傅清与拉布敦两人作为驻藏大臣，在颇罗鼐往生之后被派驻到西藏。一方面朝廷那时对那木札勒抱有怀疑，二方面大家对他评价很差、说他性格不好、特别有野心、有很多密谋想法，并且觉得策布登是他害死的、不认为是正常往生，所以也怀疑他最后会去勾结准噶尔来驱逐驻藏清军。当时清朝与西藏隔得远、资讯传递也落后，他们很怕那木札勒以闪电战的形式突然把西藏完全掌控。

所以傅清与拉布敦两位驻藏大臣觉得，若真叛乱爆发、后续清军再派军来平乱，对整个国家、对西藏整体的动荡会有很大影响，所以想到的方法是先发制人。在确定那木札勒真想勾结各地军队、密谋夺取西藏所有权力后，两人在1750年10月左右，假意说朝廷有发下圣旨为由，把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请到驻藏大臣官邸，在让他下跪听旨时，傅清当场把那木札勒斩首了。

结果那木札勒被斩首后，他的眷属与军队非常愤怒，不断围攻驻藏大臣官邸，最终傅清、拉布敦及驻藏大臣内的所有军队全被那木札勒的党羽屠杀殆尽，据说当时官兵与商民共一百二十余人全部牺牲。这事发生后，乾隆皇帝接到汇报，并没有追究这两人假传诏旨的罪过，这算是清朝一个特别的事件——假传圣旨却没受降罪、反而受到褒扬。

乾隆皇帝当时特别称赞这两位驻藏大臣为平定战乱下了苦心、做了牺牲，功劳非常大，所以给予傅清大臣隆重的葬礼。也因为这件事之后，清朝在1751年之后颁布了《西藏善后章程》，正式确立了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喇嘛共同管理西藏的政治体制，就是因这事之后颁布出来的。

前面讲的乾隆四十三年发布的文书里，是关于那木札勒被诛杀之后、让策布登的儿子继位的：文书提到，辅国公那木札勒病逝，从原告文中并无明确记载其公爵是否可世袭罔替，于是向皇帝请示是否可准让策布登的儿子诺布彭措去晋袭爵位；

又说策布登原是镇国公的地位、没犯过任何过错却被弟弟那木札勒所弑杀，后来真相大白、策布登是清白的，所以皇帝允许册封他的孩子来承袭这位置。这是当时一个这样的背景。财旺诺布的传记后面又提到，这时他接触的应该是还没死亡、刚继位的那木札勒。当时

乾隆皇帝赐予「王」（即中文的郡王）的封号，藏语也翻译成这译音「王」，给那木札勒封号与授印。

那木札勒管理政事时，驻锡地是宁江诺尔简，他常常好几次邀请财旺诺布到他的驻锡地给予加持传法。这驻锡地宁江诺尔简译过来是「柳叶宫」（宁江诺尔就是柳叶，即具柳叶的宫殿——有些人说是头发垂落的意思，但应主要是叫柳叶宫）。在宗教上，过去财宝天王或金刚手菩萨的宫殿也叫柳叶宫。

地理位置上，应指现在西藏拉萨一带一个有名的庄园「宁江诺尔简庄园」，分布从拉萨到山南一带。据说这江诺尔简庄园后来算是一个蛮有名的家族、后被称为江诺尔简家族，那边后来也出了很多冠上江诺尔简名号的贵族名人学者。

总之，祂到宁江诺尔简，为那木札勒与当地王族贵族灌顶、授法，赐予成熟的灌顶及口诀教授，以及财神、护法等众多随许灌顶，又为那木札勒做除障、沐浴的仪式，还修喜增、即喜悦增业的火供，为这王子遣除违缘、防护回遮、消除障碍。我们会想：大家都知道那木札勒那么坏，财旺诺布为何还要帮他做这些事呢？

一方面，第一是再怎么样，当时要尊敬这个合法的西藏领袖；二方面，以佛教的概念，越罪大恶极的众生越需要救度——一般善良的众生不用花太多力气去救度，因为他们本身善良、脱离轮回比较容易、也不容易堕三恶道；但做越多坏事、心地越恶劣的人，越可能伤害更多众生、也越难脱离轮回，所以对这样的众生要给予较多的加持照顾，一方面也是保护其他众生。

另一方面，这因缘也未到——就算你知道这是罪大恶极的众生，若因缘未到，任何人也没办法诛杀他；就算因缘到了，诛杀也有诛杀的因缘、不是谁都能诛杀的，要跟对方有那个因缘，没因缘也没有诛杀的能力。

再来，为那木札勒赐予灌顶教授，也是出于一个轮回的概念——放下世俗纷扰、以轮回的大概念看，就算他现在是这样的坏人，但在轮回中他就是一个可怜的众生、一个流浪的灵魂，偶然获得福报却做出那么恶劣的事，后面除了堕地狱不会有别的出处。对这样的众生，除了悲悯、给予加持、希望他未来能脱离地狱痛苦外，也没有其他能更多的了。

所以财旺诺布应该是出于这样的菩提心、这样的概念，才帮那木札勒赐予了这些加持、说法与清除障碍的仪式。（先休息一下。）祂又和其他一些转世活佛见面。

像当时担任那木札勒上师的一位仁波切叫娘顿喇嘛——这边没提到娘顿喇嘛是谁，「娘顿」大部分是指娘的家族或娘的地方、比较有名的成就者来担任的（就像「绒顿班智达」是绒这地方家族的、所以叫绒顿），「顿」就是导师的意思。祂给这位娘顿喇嘛上师灌顶加持。还有另外一位叫仁增嘉措，在当时也是蛮重要的人物。

仁增嘉措在1717年准噶尔入侵西藏、随后颇罗鼐崛起平定内乱时，颇罗鼐需要找一个能安定民心、又在边疆势力方面有一定威望的人物。仁增嘉措本身是阿里古格地区的王室血

统、又是当地的宗教领袖，同时拥有世俗与宗教的双重权力。他们家族在卫藏与阿里边境地区有自己的堡垒与领地。

准噶尔军过去大规模破坏宁玛派时，这家族的城堡领地本身有仆人、有军队，能起到保护抵御的作用，所以当时除了逃去卫藏的人以外，另一部分人是投靠到这家族的领地里去的。

看这部分，大家要知道过去这些庄园为什么可以拥兵自重——因为以前的政治与社会结构不一样，很多战乱、村落部族之间的征战时常发生，任何一个庄园若没有独立的经济与军事能力，很快就会被别人吃掉，这是不得已、是当时的社会现况，不是刻意想发展自己或有什么野心，就算不想做也得做，否则很快会被有野心的人攻打掉。

总之，因为仁增嘉措拥有这样的权力，所以颇罗鼐王传记与史料中记载，颇罗鼐掌权后为安抚西藏各方势力、修复被准噶尔战火摧残的宗教、稳定边疆，拉拢了当时拥有王室血统、也深具民心的宁玛派高僧仁增嘉措及其家族的众多传承上师，多次邀请他们到后藏与拉萨地区主持大规模的消灾护国法会，常常供养、举办持明海众的修法仪式，来安定西藏社会民心。

所以他本身在当时就是个非常有名的大人物。

仁增嘉措除了社会政治方面的贡献外，本身在宁玛派教法源流史料里也有记载，是北伏藏与阿里伏藏重要的教法继承人：在北伏藏多杰扎的传承中，他亲近第三世多杰扎仁增·贝玛钦列，接受了北伏藏的持明命要与大圆满的教法，所以在多杰扎遭准噶尔军摧毁、第三世多杰扎仁增·贝玛钦列遇害之后，他是当时少数保留北伏藏教法并传播下去的重要传承上师之一。

第二，因他本身有阿里王室血统背景，继承了阿里王氏家族早期的伏藏法传承，其中包含阿里班禅的传承等，并将这些家族的伏藏和后来新起的一些新译伏藏法全部总汇、整理在一起传播下去。所以他后面的弟子除了后藏地区的一些成就者，还有噶陀派也受他影响。他是当时各方面都非常杰出、有重要影响力、成就也非常高、对佛法延续有重要影响的一位大师。

祂就是传法加持给这位仁增嘉措大师，「尊者为其先后多次传授深奥的灌顶、口传与引导教授」。此后，财旺诺布又对西藏的噶伦大臣官员、管理军事的谏官等众多政府随员，以及各方云集而来的许多喇嘛、地方官，按个人心愿相应传授各种灌顶法教及除障法会。当时其中一位执政大臣的长子、一位阿里古格王，也邀请了财旺诺布，祂也给予他们灌顶与法教的传授。

所以可说，阿里古格地区当时所有的宗教领袖与政治领袖，也全都成为了祂的弟子。祂的传法法脉其实很广泛，但仅在于法教上的传播、几乎不涉及政治，所以后来这部分成为一个比较大的缺憾——因为没有政治上的庇护，法教后来的传承团体很难有规模地进展，但这法门本身还是流传下来了。

此后，尊贵的竹巴法王改道前来相会，两人相谈甚欢，财旺诺布为其传授了胜乐金刚五大本尊坛城的灌顶，竹巴法王也献上广大的祈祷祖师长寿住世的大会供法会，以及非常丰厚的供品。这竹巴法王就是竹巴噶举的领袖。

还有一位转世活佛也前来拜见、求取财旺诺布的法教，他有一座很有名的寺庙，现在译作德乌拉寺，或叫德如寺、查乌寺，现在有些译成扎果寺（但会跟另一个扎果寺混在一起），过去也译成扎姑寺等。这寺庙在现在的西藏自治区山南市隆子县，过去被称为藏南「涅」的地区，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寺庙，隆子县周围过去是很多密法传播与修行人的聚集地。

查乌寺过去有很悠久的历史地位。据说藏文史料记载，西藏佛教前弘期约八九世纪时，有一位印度大成就者 Rawabo 选择在这地方闭关修行，并在那边兴建了一个佛堂、为那边的宗教奠定基石。后弘期之后，著名的噶当派高僧涅扎果在这边扩建佛堂、成立起寺院体系。

后来这查乌寺经历了多个教派的交替融合：早期有噶当派，后来还有希杰派——即玛姬拉尊佛母的希杰派法脉——后来也有竹巴噶举、格鲁派等教法在这地方弘扬兴起。总之，过去最鼎盛时它是隆子县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寺院之一，所以继承这德乌拉寺的家族与转世活佛们，会直接以寺院名号作为自己的转世名号，所以这边讲的德乌拉活佛，就是继承德乌拉寺转世世系的成就者。

后来大约十八、十九世纪，噶陀司徒仁波切的《卫藏圣地寺制》里提到这德乌拉寺，说过去这寺庙有金顶法轮的大塔寺，并且佛像、经典、佛塔等身语意所依的圣物非常丰富；然而到大智者仁波切后来去参访时，说过去有这样辉煌的历史，

但到他去时，那边因缺乏人护持整顿，最后被归入格鲁派名下，而当时管理这寺庙的格鲁派僧众持戒不清净、修法持戒都不太清净，结果沦为一个比较庸俗的道场——有一些出家人，但很多是有家庭的，可说是没落了、后面也不被人认同。但这寺庙附近是重要的圣地，像它周围有多布尔伦济宗等山峦地区。

总之这「涅」的地方范围有点大，那边有很多重要圣地，比如拉丹宁玛大师在这地方挖掘伏藏的圣地；附近有一座山，那边有莲花生大士过去修行的洞穴，一些圣地介绍里传说当地有一百零八个泉眼、一百零八个小狮驼林的圣迹。

那边还有一些其他寺庙，尤其有噶举派几个很重要的圣迹，比如一座无头的蓝色佛塔，据说是冈波巴大师母亲的灵塔；灵塔附近还有冈波巴大师的舍利塔，以及噶举派一些祖师法体的灵塔，都在那一区块。总之，这山南隆子县有很多圣迹。像那边有一座「下密咒法洲寺」，过去是宁玛派与竹巴噶举的高僧大德闭关修行的圣地、后来慢慢演化成寺庙。

噶陀司徒仁波切的《卫藏圣地志》里提到这地方，说抵达那险峻的多波巴之地，那边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物，有用黄金与铜融合铸造的、为身量两倍的佛像，以及财旺诺布的舍利塔（高与箭等，应是一米多高），另有铜金合铸真人尺寸的绿度母像。

所以这地方还有一座祂的灵塔，有可能这灵塔就是过去的德乌拉活佛，因为他已在财旺诺布座下得过灌顶、也许很信仰祂，后来迎请祖师的舍利子在那边安置了这佛塔。这佛塔不很高——讲高与箭等（弓箭的箭），过去的箭再长应该也不会超过两米，所以最多一米多高的小舍利塔。

这舍利塔现在也不知在哪，从周围铸造的圣物都是用黄金与铜铸造看，这种东西在战乱时特别容易被破坏掠夺，所以有可能祂这灵塔也遭遇破坏；但这边没明确讲这灵塔也是铜合金做的，所以有可能不是，若不是那就比较可能保留下来，只是若保留下来现在在哪也不知道、需要我们去找寻。

所以我们知道祂的舍利塔不只在吉隆的 Maba 山那大塔旁边的舍利塔，在喜马拉雅山流域很多过去祂弟子的地方应该都有，只不过很多历史演变关系现在大家可能忽略了或没找到。但在当时噶举派自己的著作里，他自己参访时提到亲眼看到了祂的灵塔在这地方。

所以之前也很想去山南隆子县那边——之前提到那地方过去有记录有祂的舍利塔，但现在在哪不知道，外籍人士也没办法去山南那地方，所以只能靠能去的人慢慢寻访考察。希望以后若这塔没被毁坏、能被找到就非常好了。

噶举派的《卫藏圣地志》里除了提到财旺诺布的灵塔外，那边还有一尊那洛巴大师的义成就像、会开口讲话的很重要的圣像，还有竹巴噶举非常有名的大成就者贝玛噶尔波亲手塑造的三层楼高的泥塑释迦牟尼佛像，

左右两侧还有弥勒与文殊像、眉间用水晶塑造作为装饰；那地方还有过去竹巴噶举大成就者藏巴嘉惹唱证悟道歌时、在岩石中自然涌现出来的观音菩萨像，还有密勒日巴大师的舍利子，以及贝玛噶尔波大师在石头上留下的脚印手印等，

有非常多圣迹圣物。总之，噶举派讲的这地方现在看就在西藏山南的隆子县境内，是很值得去朝圣考察的，但也需要有一点历史与地理的基础知识，否则去了也不知怎么找。此后，财旺诺布为夏仲·努任仁波切——这也是竹巴噶举的重要领袖。「夏仲」是竹巴噶举一个领袖法祖的敬称，「努任」是他们的直指传承、即血脉传承。

祂为这位夏仲·努任仁波切等好几位随从传授了香巴噶举五大密续的圆满灌顶与口传。所以财旺诺布成为了竹巴噶举两大领袖的根本上师，所以竹巴噶举的教法里常常也有很多祂传给他们的教法。竹巴噶举的创始人一般知道是藏巴嘉惹·耶喜多杰，他大约十二世纪左右创立。

藏巴嘉惹是第一世噶玛巴杜松虔巴的弟子，当时证悟了大手印的境界，后来到拉萨南方找弘扬佛法的驻锡地时，刚好听到天空传出九声巨雷的声响。后来我们讲竹巴噶举的「竹巴」，「竹」就是雷声、雷与龙的意思，竹巴的名号就由此而来。总之因他寻找时听到九声巨雷、又出现各种祥云瑞相、认为是空行护法的吉祥预兆，后来就在当地建立了热龙寺，命名这传承叫竹巴噶举。

但后来竹巴噶举在藏巴嘉惹圆寂之后，他的继承人桑杰温与另一位重要心子尼奥尔加尔家族，这两大家族在传承地位上产生了分歧，导致从此开始，竹巴噶举内部分为上竹巴与下竹巴两个支脉。一直到后来，热龙寺的住持权与法王位置的分歧越来越大，因为后来出现了帕竹的阿旺曲达与雅宗的阿旺·南嘉——这是十六世纪后来的一个分支，两个家族与信众各有拥戴的人。

之前藏巴汗政权还在掌控的时候，因为藏巴汗与竹巴噶举另一个阿旺曲达的信众之间相互站在一起，所以他们对阿旺·南嘉这边当竹巴噶举法王有一些竞争与压迫，后来导致阿旺·南嘉大师带着竹巴噶举的传家之宝、即那尊自然显现的观音圣像，出走到不丹去。

后来他不在不丹闭关修法，得到一些预兆，于是把整个不丹的许多地方势力与一些外道全部收归进来，创立了政教合一的不丹国家。所以不丹这国家的兴起就是这样来的。财旺诺布在他的时代，其实竹巴噶举的家族与家族、信徒与信徒之间的纠纷还是比较大的，他在这地方是有介入去调和这些纠纷的，这在很多史料里都有记载。所以不丹过去的王室也可说成为了祖师的弟子。

一些史料提到，不丹内部后来又发生内讧，当时也向颇罗鼐求援，颇罗鼐与财旺诺布受第七世观音尊者的委托，去跟竹巴噶举的这些领袖进行了调解。他跟当时的嘉宗·晋美嘉巴活佛——嘉宗温任活佛是一个转世世系的名号，当时应该是晋美嘉巴这位活佛在世，因为他是1725到1761年的人——他和他们进行了很多书信往来。

在他的调和之下，后来不丹与西藏境内的竹巴噶举就调和成功了，至少在他在世时，竹巴噶举之间就没有再多的纠纷出来，这其实也是他一项很伟大的功勋。

也在那之后，嘉宗温任活佛成为他的弟子后，长期跟西藏地方政府礼尚往来，并在跟西藏政府的谈判调解中，确保了不丹的喇嘛出家人能去冈仁波齐与阿拉季雪山朝拜、隐修的通行权——因为从不丹去冈仁波齐这些圣地一定会经过西藏、等于跨国，跨国也需要政府同意。所以这时夏仲仁波切也跟西藏谈判好这事，确保了这些修行人的朝圣权益。

但这位夏仲仁波切晋美嘉巴没活很久，据介绍他后来进行闭关、利益众生，但因他广大的佛行事业遭人嫉妒，有人在他食物里下毒，所以大约1761年左右圆寂，是他圆寂之后的事情。后来又发生不丹与比哈尔国之间的战争、引发英国东印度公司出兵反击，之后不丹下一代的夏仲仁波切向第六世班禅大师贝丹益西求援，由班禅大师出面代表不丹政府向当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调解。

第六世班禅大师的传记里就提到夏仲仁波切向班禅大师求援的信函，以及两人之间关于法教的一些互动。后来班禅大师接受求援后，派遣波密地区的一位高僧大德作为使者前往加尔各答，跟当时的黑斯廷斯总督促成、签署了英国与不丹的和平条约。总之，夏仲仁波切是竹巴噶举及不丹政教体制的一个很重要的领袖，也是他的弟子。

他给这几位高僧大德传法灌顶后，又受当时西藏政府的邀请，在布达拉宫为西藏政府与当时政局做了祈愿修法。当时来朝拜朝见的信众据说非常多，各方信众、各教派高僧大德都

相聚到现场广献汇供，大家都为祂举办了非常盛大的祝寿大法会，呈现丰富的大曼达供与供品，据说场面非常盛大。这样的情况也非常符合红度母的预言与后来的记述。

《迎取怀柔红度母取藏之情事·仙人明镜》的记闻中也讲到，祂取出红度母的伏藏、传给第七世观音尊者、颇罗鼐王、敏珠林等高僧大德后，得到了红度母不可思议的加持，开启了非常盛大的佛行事业。

里面提到，从此之后，财旺诺布不论去到哪里，都成为达官贵人、高僧大德、大寺院等顶戴供养之处，并为这些人指引取舍之处、教他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或怎么解决事情，让当时许多纷争止息、正法弘扬于十方。此后，祂的心子里除了有噶玛巴、夏玛巴、达赤图等，还有巴沃仁波切等，为弘扬祂的佛行事业，祂也依次为他们做了相关授记。

这授记其实很详尽，像噶玛巴每一世会有怎样的转世、夏玛巴会怎样转世、怎样的佛行事业等，还有达赤图仁波切会有怎样的转世等，都是很详尽的预言。这预言到现在还是非常重要、非常关键，对噶举派来讲——但里面有好的部分、也有不好的部分，不好的部分大家也不想讲，只讲好的。

并且令风马兴隆、顺缘汇聚、相续调伏、心与法合，并且与康、定诸君王，卫藏四邑上下，洛与尼泊尔五王上下，拉达克、天竺某些君王等，皆为祂的悲心所怀摄，允许留存法教、舍弃伤害友情的战争等，让许多年间整个社会犹如圆满时期一般。

后面提到，以财旺诺布的福德、以他当时的影响力，想当任何一个地方的国王都轻而易举——他说就算这时宣道说「我要当西藏总理、或当尼泊尔王、当任何一个王」，也没有人敢反对，他的影响力当时就是那么巨大，甚至他的佛行事业将如同萨迦派的八思巴一般统领整个地区。

但财旺诺布对世俗法没有丝毫攀着，希望以舍世瑜伽士的行为与形象来利益众生，所以放弃了这样的世俗事业。这在红度母取藏的书里有这样的记载。其他一些预言里也提到，祂的愿力与福德足以称王，但祖师一直都不称王。

也因为他不称王，最后他的福德还是越来越巨大，到未来后面会有几世还是必定得当国王、当好几个国家的国王，这在预言里有提到——当亚洲好几个国家的国王。好，今天就先暂时讲到这里。

下一堂课，我们要讲之前在讲的噶玛巴、夏玛巴、达赤图仁波切的授记，尤其是夏玛巴大师的事件——后面开始就是祂找到了夏玛巴的转世、并特意去培养夏玛巴大师，夏玛巴也成为祂很重要的其中一位心子，这下一堂课会讲到。